

诗化的记忆

SHIHUADEJIYI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思考

李树声◎著

GUANYULISHIYUWENXUEDESIKAO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诗化的记忆

SHI HUA DE JI YI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思考

李树声 著

LI SHU SHENG ZHU GUAN YU WEN XUE DE SI KAO

中



中国海洋出版社

诗化的记忆

李树声 著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 北京 ·

《父亲》：一个时代的 “背影”

还记得梁晓声的短篇佳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吗？作者以浓重雄浑的笔力，把那一时代的特定内容与“满盖荒原”本身弥散的神秘而凶险的色彩有机地融汇在一起，进而，在人与自然的搏斗中，理想和现实的撞击中，为青年垦荒者弹奏了一曲悲壮的命运之歌。在随之问世的《今夜有暴风雪》中，作者更加准确地表现了那个年月知识青年的特质，客观辩证地对北大荒生活进

行了理性的分析。在人们还对那段经历感到不堪回首时，作者冷静解剖生活的角度是独特的。他看到了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碰撞时，并不见得是理想本身的虚妄；当青春热情被极左路线扭曲变形时，并不能否认这种热情本身的美好和纯真。这种站在新的思想高度上的反思，使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们更容易超越自己，找到今天和明天的人生坐标。这无疑知青题材中的一个突破。

作为一位作家，梁晓声并没有在那个突破点上停留。近年来，短篇小说《父亲》、《罗村在京郊》、《逐鹿》、《张六指的“革命”》、《溃疡》等就是他探求中的新成果。这几篇作品表现了作者对题材的进一步拓展。《父亲》是其中的一篇力作。它的获奖不是偶然的。它集中地显示出梁晓声作品中人物形象内涵的丰富性。如果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那么，《父亲》则更像是一幅棱角分明的木刻。当作品中的父亲——一位“刚强的山东汉子”“板着脸”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感到正是生活的刀斧造就了他的形象和性格。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故事。主人公没有被错划成右派的冤

屈，也没有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经历。小说中的“我”像拉家常一样，叙述了这位多子的普通工人为了养家糊口而奔波劳顿的一生。这位易怒而严厉的“一家之主”并没有给他众多的子女带来多少幸福。他粗暴地对待在外面已经受了欺负的儿子，致使被委屈的“我”，由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变成了“结巴磕子”。因为他不相信西医，愚昧地认为西药只能治外国人的病，使得“我”三岁的姐姐夭折了，对于“我”的哥哥上大学，“他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加以反对”。即使他后来对待业的小女儿的帮助，也只能凭借老年人一点剩余的力气为街道主任拉煤，以换得没有多少指望的招工许诺。这种父亲在今天的社会中可以算作是最“无能”的父亲了。然而，作品的字里行间却满溢着深沉的情感，描绘了这位刚性热肠的主人公。面对着贫穷的生活，他从“不抱怨”，“不唉声叹气”，而是“任我们‘吃’他。”他虽然脾气火爆，但对子女却充满了深挚浓烈的爱。作品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细节，父亲以少有的慈爱目光注视着正在吃饭的“我”，让“我”把“苞谷面粥盛满”，并严肃地叮嘱子女们，“你

们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读到这里，我们还忍心对他暴躁的性格进行指责么？生活对他并不慷慨，贫穷的旧中国没有给予他起码的文化，以后的生活也没有带给他养育众多子女的物质基础。“把苞谷面粥盛满”，这就是他对子女的全部给予。即使如此，他已经是竭尽所能了，正如一位工友说的那样，“老梁师傅不容易啊，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至于他对生活认识上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他主观上的固执，另一方面他又有多少能力和精力来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对“父亲”观念上的一些变化也有所表现，例如他对“我”上大学的支持，特别是后来到“我”家，“对知识分子表现出的由衷的尊敬，”使人看到了人物认识上的变化。作品在表现父亲对党的真挚朴素的感情时，写得生动自然，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这位已经被子女们“吃空了”的父亲，对已经当了作家的儿子的入党十分关心，并拿出了以往的威严态度训斥儿子，“你可以瞧不起我，你的父亲！但我不允许你瞧不起共产党！”

父亲的境界在这里被推上了一个高度。他对于社会的贡献如同他本人一样平凡，他也许属于作品中那位高谈阔论的“文学青年”所划分的“浑浑噩噩”一类。但正是这些只知给予而需求甚少的人，构成了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载体。历史毕竟是从父亲所经历的那一段走来的，小说中的“我”正是伴随着父亲那一段人生经历，从中汲取了应当汲取的东西。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成为书写人生的作家，而这样的父亲不正是当今许多作家、科学家、工程师等建设者们的父亲吗？面对着成熟而厚重的“我”，作品中那位在“一小片水分充足的沃壤之中”长起来的“小花”，总有一天会感到遗憾的。这篇作品的人物内涵的丰富性还在于作者把深刻的社会人生主题，熔铸在父亲这个普通人的命运中。它并不是改革题材的小说，也没有刻意去暴露社会的弊端，然而，它对我们面临的现实生活是有所启示的。作品使我们亦如其中的“我”一样，对这位父亲怀有一种负疚感（这种负疚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报答”所能解释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父亲像小说中的父亲那样生活，我们也不能再作这样的父

亲。读到这里，笔者油然想起朱自清的一篇名作《背影》，作者情深意笃语言平实地描写了父亲对自己的爱。梁晓声的《父亲》不也是这一时代的“背影”吗？

为了伴和时代的主旋律，梁晓声还把笔触伸向变革的农村。在《张六指的“革命”》中，作者通过描写农民张六指敢于率先贷款养牛，革掉穷字的勃勃雄心，以及他对奶站站长无理刁难的“有勇有谋”的抗衡，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在当前这场不可逆转的变革潮流中，农民开始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流通领域，他们已经“炼出新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语）。在复杂的生活面前，作者并没有只描绘舒眉展眼的万元户，还写了另外一部分人对新经济政策的不理解和他们思想上痛苦的裂变。《逐鹿》中的严青山就是这样的人物。这位侠肝义胆的老猎手是鹿场的“祖宗”。三十年前是他亲手捉来活鹿办起了鹿场。从此，他寸步不离鹿场，几次与狼群的殊死搏斗，他都决心与鹿共存亡。如今要把鹿场分给专业户，他不理解，

于是就怒不可遏，破口骂娘。也许因为作者最熟悉北大荒的生活，当他塑造北大荒人的形象时，笔端总是涌泻着一股感情的热流，在严青山这个形象身上，这一点是明晰可见的。但作者并没有沉溺在这种情感中，他对严青山守旧、固执的一面也作了恰如其分的批评。《罗村在京郊》在农村题材作品中是颇有新意的一篇，它通过对罗老根与儿子、女儿之间矛盾的展现，使人看到农民在奔富道路上不同思想的斗争。虽然儿子春山是家里的顶梁柱，但罗老根毕竟是这个万元户的户主，而罗老根却没有张六指那样开阔的胸襟和视野，正如有人说的那样，他是新舞台上的旧角色，他完全以一个小生产者的偏狭、自私、嫉妒的心理奔富。他气人有，笑人无，只许自己富，不许别人超过自己，这在一部分人的落后心理中，不同程度地占有一定的位置。仅仅是追求富裕，并不是当今农民的创举，对“赵公元帅”的礼拜古已有之。80年代农民致富的思想，应该建立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能否坚持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们今后的命运。在这里，作品表现了对生活的穿透力，提出了令

人警醒的新问题。

当然，这几篇写农村变革的作品，较之《父亲》和写北大荒生活的两篇佳作，在艺术和思想的力度上都是逊色的，这恐怕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程度有关。而另一篇作品《溃疡》，则完全可以与《父亲》媲美。无论就其思想的开掘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作者又一次地以一位作家的“我”作为主人公出现，描绘了一个因多病的母亲和疯子哥哥无房居住而回乡四处购房的中年人。通过中年作家为住房奔波而接触到的生活的“溃疡”面，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内，必然会泛起的沉渣。作者显然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且敢于直面人生，勇敢地拿起了他那习习生风的笔，逐一对一群丑类进行了解剖。正像他写知青的充满悲壮色彩的一批小说那样，作者在这儿也几乎是满怀悲愤地在揭露，在剖析，在控诉！也像写知青的小说一样，这种悲愤的调子绝非是低沉的、绝望的、软弱无力的。它是一种高昂的浩然之气，是一股涤荡污垢的凛然正气。这种对不正之风的鞭笞，对丑类们灵魂的抖落，正是我们建设精神文明所需

要的。

晓声正是这样，关心现实生活，鞭辟入里地揭示生活的各个断层，同时，他又永远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在拓展他的题材领域的同时，始终保留了他的这一特色。这，就是作为小说家梁晓声特有的个性，或者说是他的风格吧。

——1986年6月

捡拾飘零的树叶与兽皮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作品以特有的哲学思辨的穿透力和对人性不同凡响的思考，刺激了处在不同知识层面的读者的接受意识。人们从不同视角对作品做出各自的解释。有人看到作品中章永璘与黄香久之间的性爱纠葛，认为这部以写“性”为主的作品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有损于当代文坛的声誉；有人看到章永璘与黄香久离异之际的种种矛盾心理，则认为这是一部写爱情婚姻的作品，便痛斥章永璘是“伪君

子”；也有人在习常的“清醒”“理解”中感到某种困惑。总之，对这部作品至今似乎尚未有一种意见能够涵盖它的底蕴，参透它的内涵，本文，也不过是想成为这道“多元方程式”的一个解。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继续了张贤亮一贯的艺术风格，具有雄浑的气韵和哲理的风采。作品的题目仿佛把我们带进远古的洪荒时代。它使人想起了亚当与夏娃的美丽传说，让读者从人类的童年回溯人类的文明、人性的渊源。纵览全篇，作者真可谓思接千载、心游万仞，他舒展开广阔的时空，给人以无尽的沉思与遐想。作品开始所展示的“那第一个用树叶或兽皮遮住自己下部的母猿”，是引人注目的，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最初的文明的思索。也许，这星星点点的文明因子，正是人类几十万年繁衍生息、挣扎搏斗的凝结和积淀，才得以使她在这特定的一瞬间看到了人与兽的区别，产生了人才有的自爱 and 自重。自有文明史以来，多少历史学家把这一点看成是矗立在人类观念进化史上的一座辉煌的丰碑，多少文学家凝视着这一点产生了历史的沉思，于是，出现了一部部伟大的醒世之作。而眼前的这部作

品，正是站在历史、今天和未来的制高点上，观照在中国土地上那一段荒诞岁月中的浊恶的风暴，是怎样吹掉了象征着人类最初文明的那一块树叶或兽皮，从而使猝不及防的人毫无遮掩地裸露了自己的“灵与肉”，以及她又是如何惶恐地去捡拾那块飘零的树叶或破损的兽皮——复苏了的并非仅仅是羞耻之心。这是一个庄严的主题，它使人们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到了人性从泯灭到复归的精神历程。是的，正如作品所说，感觉是带有永恒性的，无数微观的感觉才构成了历史的永恒。

“理解你自己”这句古希腊的格言，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我以为，对这句再简单不过的格言的这一评价，至今看来也是毫不过分的。“人是怎么回事？”“你能思谋得透吗？”就连作品中那个长期生活在西部荒原、目不识丁的“哑巴”的妻子，都面对那荒谬的时代、荒诞的事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而人对于自身，真的没有“思谋”透。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永恒的命题并没有引起重视，当人类生活处于转折或紧要关头，需要最大限度调动自身的全部精神力

量和肉体力量时，人们才互相对视着，就像望着云涌星驰的宇宙一样，感到神秘、茫然。文学的对象包括社会、历史、自然，然而，人，才是文学的根本对象。“文学是人学”，所强调的并不仅仅是表现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文学要在通往人的精神世界的道路上得到深化和永恒。《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是让人们在人的心灵的剖面中探索人的命运，探索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性的变异。

毋庸讳言，这篇作品较之近年来的其他作品（这里不包括李剑的《醉入花丛》等），确实较细致地描写了人的性意识，可以说，它是通过性心理的描写来展示作品的主旨的。劳改队宿舍中对女人的种种议论，年轻的男犯对“女队”诸种习惯的敏感，有些女犯斜睨着“死鱼似的白眼”那种低下的卖弄风情的方式以及藏在主人公章永璘身体里那“尖锐不安”的“魔障”，无一不显露出人最感好奇而又最不敢涉及的意识，而且，在这种意识后面，人们还触目惊心看到，黑色囚衣包裹着的人的灵魂在退化，爱情还原为本能，“人又退回到洞穴中”，而且，这洞穴现在已被窒

息人类文明的瘴气所污染。他们就连原始人那种不断在自身进化中汲取文明因素的权利和欲念都没有了。仅就这一点就足以引起人的生理性的恶感，然而，这正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人生经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人毕竟历经了那个岁月的风尘，把那一时代的人，在特定环境下的感觉艺术地表现出来，对于人认识自身不能不说是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描写人的性意识与描写人的其他自然需求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至于描写得是否严肃、深沉，同样不取决于内容的本身，而取决于作家的审美趣味和其心灵的深度与广度。

人是自然的产物，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界的制约，也不会没有任何自然性的需要。“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一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差异”。^①如果我们认真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人的问题的理解和论述，也许不至于一接触到人的性意识问题就那么敏感矜持，也一定会更利于我们理解这篇作品的丰富内涵，逼近它的主旨。这里我们并不主张文学无来